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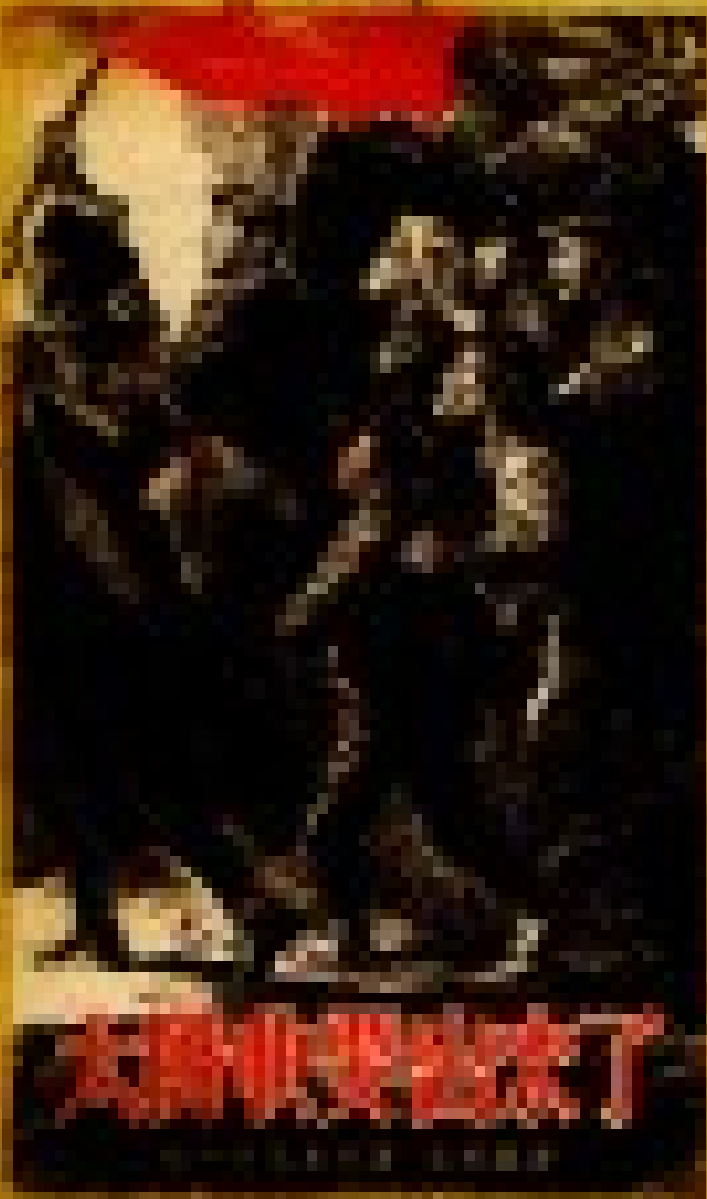
1934



# 太陽快要出來了

奧·伊凡年柯著 吳墨蘭譯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# 大鬧天宮

中國電影出版社

# 太陽快要出來了

奧·伊凡年柯著

吳墨蘭譯

符·施契格洛夫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О. Иваненко  
СКОРО ВОЙДЕТ СОЛНЦЕ  
Детгиз 1940

書號：譯 0016

太陽快要出來了（高） 定價 2,6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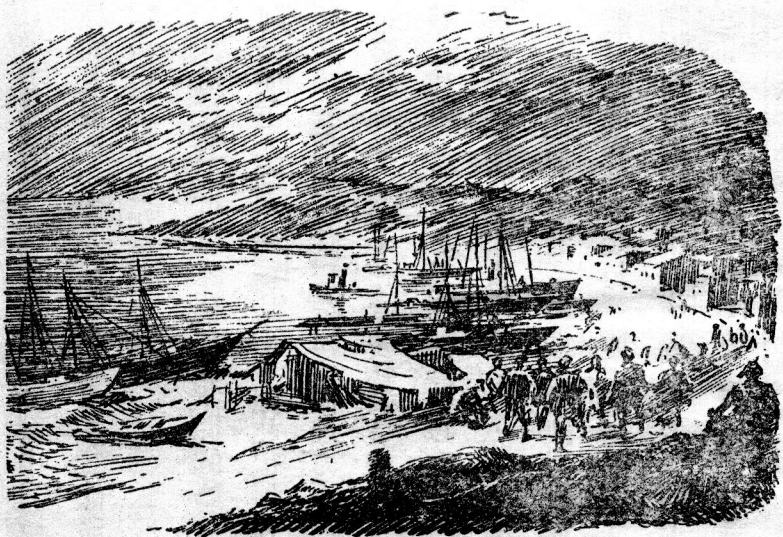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 | 奧·伊 凡 年 柯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譯 者   | 吳 墨 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繪 圖 者 | 符·施 契 格 洛 夫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裝 幀 者 | 馬 如 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者 |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<br>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 |
| 印 刷 者 | 上 海 市 印 刷 一 廠<br>上海寶齊哈爾路九二〇號  |
| 總 經 售 |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<br>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|

---

字數 23760 28開本 34頁定價頁 1953年8月初版  
1954年1月3版 印數18021—24040  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壹肆號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|
| 從梯比里斯來的同志····· | 一 |
| 太陽開始照耀着我們····· | 三 |
| 馬和人·····       | 三 |
| 前夜·····        | 三 |
| 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····· | 四 |
| 媽媽·····        | 四 |
| 家·····         | 四 |



## 從梯比里斯來的同志

我們的輪船開到遠遠的地方去，別地方的輪船開進來，帆船上扯着篷，海上吹來帶有鹹味的涼風，天空灰暗暗的，顏色像鉛一樣，好像大風暴將要來了。

一個皮膚黝黑的青年，彷彿被風趕着似地，迅速地沿着碼頭走。碼頭上更加熱鬧，人更多了。在停泊着將要開到遠方去的客輪的碼頭上，站着一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行的人；太太小姐們揮着手，點着頭在告別，她們手上戴着精緻的長

手套，頭上戴着時髦的闊邊帽子，帽子上抖動着南方名貴鳥兒的華麗羽毛。旁邊站着一些穿大褂、圍圍巾、戴風帽的人們，他們沒有跟那些服裝漂亮的人混在一起。他們也是來送行的，不過送的都是坐在甲板上和貨艙裏的人。

這裏至少可以聽到十種不同的語言：格魯吉亞話，俄國話，土耳其話，阿爾明尼亞話和法國話——因此很難分別出來誰在講哪一種話，誰在用哪一種話喊着告別的話。離開這個地方不遠，那裏經常停泊着貨船，堆積着許多包裹、木桶、箱子和一切在裝貨站上和碼頭上所常見的貨物，那裏，海上的鹹味和煤油味、水果味和鮮魚味混在一起，碼頭工人已經裝完貨，但這還不是今天最後的一船貨物。

青年留心地看了看那隻輪船，然後走到一個歇下來吸煙的裝卸工人跟前，跟他攀談了幾句。他一定是講了什麼動聽的話，因為那個戴黑風帽、帽擺落到肩上的阿布哈茲（註）年老裝卸工人，他那張嚴峻而憂愁的臉上，馬上起了光彩。但是青年停留了不久，一會兒他就踏着輕快的步子走開去了，於

（註）阿布哈茲是一個民族。

是裝卸工人又幹起活來。

「求上帝保佑他吧，」老頭兒咕嚕着說。

「還是讓他保佑你吧！」一個棕黃色頭髮、滿臉雀斑的小伙子挖苦他，接着哈哈大笑起來。「他才不希罕你和你的老鄉們哩。」

老頭兒什麼也沒有回答：他在這裏是外鄉人，是從異鄉流亡來的人。他已經習慣於不去理會各種侮辱和嘲笑，但是這樣的話仍然很沉痛地在他的心裏引起反響。可是每一句和藹可親的話，對他是件多麼寶貴的禮物呀！

他擱開風帽的下端，望望那個青年的背影，這青年對髒而黑的裝卸工人們，曾經講過可親的話。

但是這青年已經在拐角上轉彎，沿着一條平坦的、沒有人的路上走了。剛從熱鬧的碼頭走過來，這條路特別顯得冷清和僻靜。只是在拐角上，站着一個朦朦朧朧想睡的警察，他把兩隻腳踩來踩去。

青年挨近他的身旁走了過去。警察立刻警惕起來，他那有經驗的眼睛已經覺察到：「灰短髻，黑鬍鬚，紅圍巾，二十二三歲……難道這是大學生嗎？命令是要監視大學生和一切陌生人……」

青年大概已經感覺到警察在盯着他看。他冷冷地笑了笑，很鎮靜地退了回來。

「請問，到普希金街去該怎麼走？」

警察因為沒有想到他有這麼一下，呆住了。

「一直走，然後向右拐彎，」他用手給他指了指。

「大學生」照着他指示的方向走去。

「不，這大概是普通人，」警察安慰着自己，然後又閉上了想睡的眼睛。「如果他是『那些人』，他就不會跑到我跟前來了。可以不必去注意了，讓他去吧。」

但是「大學生」走到另一條街上，冷冷地笑了笑，不是朝警察所指示的那個方向走，而是朝相反的路上走去了。

他離開那有着歐洲式的漂亮白房子的城中心愈遠，地就愈加爛，這青年很快就看到，周圍是一片水窪。街道的兩旁鋪着木板，偶而碰到穿着木鞋的人走過。小房子頂在木樁上。真奇怪，它們在這樣的水窪地上，用木樁也能撐得住。

快到黃昏時候了，水窪地上籠罩着濃霧，因此很難辨認前面的去路。

青年的一隻脚陷到泥濘裏，好容易才把它拔了出來。後來他走到了一所小屋子跟前，就敲起門來。

「誰呀？」裏面傳出驚慌的聲音，接着，誰的頭從窗子裏伸了出來。

……

這個青年大概是屋主的熟人，因為門馬上打開了，屋主用結實的手快活地握緊客人的手，把他領進屋裏去。

x

x

x

一會兒，屋裏溜出來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小孩。他在小門旁邊停下來，嘆了口氣，就坐在石頭上。現在要是留在屋裏，看看這個陌生的客人，那要有趣得多了——他大概是從他們家鄉來的吧。但是米哈叔叔不知道爲什麼吩咐他站在這裏，留意看有沒有陌生人走過來。誰會到這種水窪地來呢！……那小孩還是聽了他的話，留在院子裏。說「應當」——那就是應當呀。他向周圍打量一下，可是水窪地上籠罩着那樣的濃霧，什麼也看不出來，連羣山的輪廓也看不出來。他守了沒有多久。小屋子的門咿呀地響了，兩個穿黑大氅



的人從屋裏走了出來。其中一個是米哈叔叔，還有一個就是那陌生的客人。

「去睡吧，吉高：明天一早就要做工去的，」米哈叔叔說。「吉高也在我們的工廠裏做工，」他又添上一句，不知道爲什麼還嘆了一口氣。

兩個人的身影很快就在吉高的眼前消失了。

x

x

x

米哈叔叔半夜才回來。大家都已經睡着了。到處都睡滿了人：床上，榻上，甚至於地板上，因爲這一家人多，地方很不夠。只有米哈叔叔的妻子迦楊愛，對自己丈夫的突然在夜間出去，覺得很不安，坐在窗口旁邊等他回來，小吉高也在他的一角安身的地方翻來覆去，怎麼也睡不着。

「啊，謝謝上帝！你總算回來了，」迦楊愛鬆了口氣說。「我真擔心啊！米哈，你又出什麼花樣啦？不要瞞着我……米哈，也許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吧？我們就這樣馬馬虎虎過下去就是了。」

「過下去！」米哈苦笑了一下，坐在桌子旁邊，用手托着頭，在簡陋和窮困的房間裏看了一下。「你說——過下去。像牛一樣工作，每天即使找一粒扁豆給孩子們吃也得傷盡腦筋，難道這是人過的日子嗎？每天你還得等着

主人來把你像沒用的牲口那樣趕出去。不錯，剛才來的那個人說得好，我相信他勝過相信我自己。他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，保衛自己的權利。他是從梯比里斯來的。噢，那邊的人們也在行動啦！」

「他這麼年青，米哈，」老婆輕輕地說。

「這不要緊。他像巨鷹一樣，他是我們的領袖。可以聽他的話。」

「可是當你進主日學校的時候，你不是也挺喜歡那個組織工人的卡爾洛嗎！」

「噢，不！我的太太，你要知道，這位同志是從梯比里斯來的，他像一座山，他就像我們的卡茲別克山——從它上面什麼都看得見，可是那個卡爾洛呢，他只知道在山腳下瞎忙。卡爾洛的學問比我們好，他能講出地球怎樣會轉，可是要過新的生活該怎樣做法，——這個他就不談了，他連想都不去想了。這個跟他和他那在主日學校裏傳教的神父有什麼相干呢：要知道這是我們在痛苦，而不是他們，這是我們的孩子在餓肚子，而不是他們的孩子在餓肚子。」

（註）

卡爾洛是一個孟什維克。

「可憐的孩子呵！」迦楊愛嘆了口氣。「可憐的孩子呵！拿他們怎麼辦呢？雖說吉高不是我的親人，但我一看到他，心裏就會難過起來。他在廠裏多苦啊：他在這裏瘦了，大概是想念他的家鄉吧。」

「也許他已經連家都沒有了，」米哈叔叔說。

幸而吉高沒有聽到這話。當他一聽到是談論他的時候，他不但不去傾聽，相反地，他把蓋在身上的小毯子蒙住耳朵，不時震着他的長睫毛。他覺得非常憂愁和傷心。

他自從離開那隱藏在奧祖爾蓋南部山林之間的家鄉來到巴土姆，已經有好幾個月了。他在家裏的時候，覺得自己是個成人，而且很有力量。因為自從父親去世後，他的哥哥被抽去當兵，他就成了一家之長，他的母親傑斯品愛是一個可憐的寡婦，凡事都跟他商量，很相信他，而且因為他覺得自豪。但是不久，就變得沒有商量的必要了。

當他的哥哥被抓走的時候，母親就賣掉了唯一的一條牛，跑到奧祖爾蓋季城裏去爲兒子奔走。她聽說如果能給官員塞些錢，那就一切都有辦法。可是結果錢給拿走了，兒子也給搶走了。

傑斯品愛受了打擊，回到家裏。家裏的糧食又被搶走了。來了一個地主的管家，春上他收了賄賂，才把一塊小小的土地租給她，他一來就搶走了她三份之二的糧食。以外她還要繳付稅捐。她迫不得已只好把綿羊賣掉，吉高最喜歡在高山峻嶺的斜坡上放那些綿羊……有時候，他把牠們放得很遠，一直到銀松林後面香氣撲鼻的草原上。有個年老的奧斯曼也在那裏牧羊。他個子高高的，但是很枯瘦，彷彿是給太陽曬乾了，儘管他年紀大，他却像松柏一樣，還是挺硬朗。他的歲數已經很大了。以前他是個農奴，他還記得農民的起義，當他歌唱光榮的農民領袖阿爾先的時候，吉高總覺得在他面前的就是真的阿爾先。

綿羊賣掉了。當時有一個鄰居蓋臘西姆決定到巴土姆去碰機會。許多農民都準備到那邊去，到了春耕的時候再回來。他們勸傑斯品愛也讓吉高一起去。人家都說，那邊很需要童工，至於傑斯品愛自己，她爲了還舊債，只好到地主家裏當僱工。把小的小孩交托給眼睛快要瞎的老祖母。

吉高到巴土姆去，並不覺得捨不得。他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村莊，甚至連奧祖爾蓋季城也從來沒有去過。只是當他在牧羊和跟小朋友們做軍事遊

戲的時候，走遍了附近所有的樹林，爬遍了附近所有的山嶺。

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——達季柯、尼柯和小妹妹娜托，就好像是一個遙遠的夢。娜托是那麼活潑，但是又那麼胆小，這個瘦小的黑眼睛小姑娘，她啊——老是相信眼睛快要瞎的老祖母講的一切故事。她時常突然叫起來：「哎呀！樹林子裏的鬼來捉人啦！」但是吉高可大了，而且很聰明（要知道，他已經在鄉村小學畢業了，他不但會讀格魯吉亞文，還會讀俄文），他給娜托解釋，只有童話裏才會有樹林子裏的鬼怪和各種水妖。

但是關於黃楊樹林的事情，怎樣對娜托說她也不相信。她絕對相信那裏是有巨人的，因此，她要拉緊吉高的手才敢走過這樹林子。

黃楊樹林子啊！它離得那麼遠，真像一個遙遠的夢。黃楊樹林子裏長着彎彎的、奇怪的樹木，細小的樹幹上披着碧綠的青苔，彷彿披着天鵝絨一樣，由於這些碧綠的天鵝絨，周圍顯得綠甸甸的，你就好像在海底，或者也許真的在巨魔的王國裏。

吉高輕輕地笑了起來，但是不知爲什麼，眼角上濕潤了。

娜托這個小傻瓜！巨人——這根本不可怕。奧斯曼老公公已經把山林裏的祕密全都告訴吉高了，他現在甚至惦念這些巨人，甚至還想念那條金綠色的蛇，牠往往很狡猾地從葉子裏伸出頭來東張西望，要是現在遇到牠，就會覺得好像遇見親人一樣。

路特希理德工廠裏的工頭，要比一切巨人可怕得多了。

吉高低聲地嗚咽起來。吉高在做軍事遊戲的時候老是當首領，孩子們都尊敬他和怕他，昨天却被工廠裏的工頭打了一頓。

想起這個，過去的一切美滿情景全都消失了。他又回復到一個瘦小的、在這裏水窪地上舉目無親的外鄉小孩了，明天一亮，他就要到令人痛恨的工廠去上工，那裏還有許多同樣每天要做十二小時到十五小時工作的小孩，他們往往爲了跟朋友們交談一下，或是犯了一點兒錯誤，就會挨打吃耳光。那裏有多少跟他一樣的、經常挨餓的、穿得破破爛爛的小孩啊——有從古利來的，有從明格烈耳來的，也有從伊密烈季來的——他們在工頭和師傅面前發抖！當上司跑過的時候，真想馬上鑽到地裏去，好像壁虎一聽到腳步聲，馬上鑽進石頭縫或是樹葉裏去一樣。不但小孩這樣！成人也不見得好些。最